

# 雪峰那座山

□西篱

我是在贵州乡村中学长大的。

我的父亲是学中文的，学校高中两个年级四个班的语文课都是他教。不仅如此，因为缺高中物理老师，这四个班的物理课也是他顶上了。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他还是校长呢。课后回到家，他的衣袖衣襟全是白白的粉笔灰，甚至下巴新长出的胡茬里也有，像是胡子变白了。

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画面。

我们住教师宿舍，父母一间，哥哥弟弟们一间，我的床是支在父亲的书房里的。父亲每晚在煤油灯下备课到深夜，累了，还要写写字。怕影响我睡觉，写好的字用大头针别在蚊帐上，给我遮光。有时我半睡半醒，看见宣纸背面浸出墨汁，染黑了棉纱蚊帐，像虫子们悄悄爬动，又晕染开来，慢慢成形，或实或虚，犹如山的剪影，风的形状……

一天夜里，我在一些低语声里醒来，隔着蚊帐，看见父亲有客人，是哥哥的同学赵雪峰，哥哥也在。他们相对而坐，神色严峻。

这个赵雪峰，湖南人，孤儿，投奔亲戚在贵州上学。他和我哥哥差不多一样英俊，但哥哥似

一直处于抑制状态，而他正在释放。

我喜欢他举手投足里的自如洒脱，尤其是他见到我时热情打招呼并认真和我说话，这种好态度，是这个世界给予一个小孩的最好礼物。父亲常叫他来家里吃饭，感觉对他的重视甚于我哥哥。那些漫长的假期里，他留在学校护校。父亲会安排一间教室，给这些护校同学讲《诗经》《春秋》《史记》，讲唐诗、宋词，毫不吝惜地向他们倾注他的古典文学情感与学养。月明之夜，还会带领他们，迎着朗月东行，去到总溪河畔，在那里吟哦作诗，夜酣归宿。我是最好的听众，一直在偷看赵雪峰，他仰首似在问天，清

风拂面，他的侧脸像雕刻的一样。他们毕业后，哥哥下乡当知青，听说他去了北京。

父亲将灯光又调暗了些，煤油灯的灯芯已经被下旋得只剩下米粒大小的光焰，但足够照清他们的脸孔。

气氛紧张。

夜里睁眼仔细看，什么都会变得越来越清晰，甚至墙壁上的裂缝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赵雪峰十分瘦削，头发很长，还长了胡子，两颊灰暗凹陷，完全变了个人。我渐渐清醒，却依然装睡，听他们说话。他手里捧着我哥哥的搪瓷茶缸，白色的水汽浮动。他喝一大口水，吞下……

父亲对哥哥说：你送他去总溪河那边的李家寨。

父亲拿出手电，又取了他的风衣给赵雪峰披上。哥哥轻轻拉门，门还是不受控制地发出了吱呀声。父亲突然站住：雪峰，那些稿子，给我保管吧！

我看见赵雪峰在门口愣了一下，但他还是将手里的一卷纸塞给了父亲。

哥哥和赵雪峰轻微的脚步声很快消失在屋后的松树林里。隐隐约约地，似有林涛一路跟随他们远去，再从天边席卷而来……

那以后，我再没见过赵雪峰。那些寂寞漫长的假期，我整天往学校连接小镇的大路上走，光洁的道路像布匹一般铺展，偶尔远方出现个黑色，我执著地等他慢慢近来……不是，都不是！

我再没见过赵雪峰。

他走后，父亲每晚都在抄那些纸上的诗词，又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吟哦：“云水苍茫意未平，中宵起坐恸无声。诗心一点寒梅血，独吊重霄万古灵……”父亲的情绪和声音感染我，我感到既振奋，又难过。

我离家上大学之前，终于有一次机会，假装偶然想起，向哥哥询问他那个叫赵雪峰的同

学。哥哥愉快地说：他很好啊，之前不是给父亲寄了一本《天安门诗抄》吗？现在，去南方了！

庚子年九月，我到湖南常德、邵阳，又从怀化溆浦到穿岩山森林公园，打卡枫香瑶寨。恰原来，这公园这瑶寨，就位于雪峰山东麓。这雪峰山，是湖南最大的山，古时叫昆仑山，后称会稽山、楚山，至宋代叫梅山，民国时期改称雪峰山，绵延千里，南接邵阳，北到常德，西到沅陵，东到益阳和长沙宁乡，在大湖南中西部，无处不在，皆可仰望……

置身海拔近1800米的峰顶，脚下是群峰起伏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各种杉木垂直分布覆盖。我似回到故乡。灰云浮动，天更广阔。岁月回声，依稀可闻。父亲，我的灵魂正向您飞去。当人类的苦难，随岁月之流消逝殆尽，我与您团聚！

仰面展臂，我终究是呼出了少年时胸中的那一声叹息。

## 臭鳜鱼

□杨阳

鳜鱼即桂鱼，谐音同物；也有人叫贵鱼的，大抵是晒其售价。

鳜鱼清蒸吃多了，千篇一律。让我尝一次就念兹在兹，经年不忘的，是臭鳜鱼。

二十多年前去合肥省亲，回广州的前一晚，妻兄在一家用时髦话说就是“网红店”设逆行宴，店面宏阔，廊桥间挑出一盏盏红纱灯，光影斑驳，古色古香。

餐桌上初识这道名动江湖的淮扬名肴。

臭鳜鱼又称“腌鲜鳜”，成品鱼色泽红亮丰腴，连配角都是腕儿，有火腿、鲜笋、豌豆、蹄膀等，一点儿不含糊。食之果然口味醇厚，鲜香独特，原谅我词穷，总之一尝之下，心为之折。

席间大厨进来敬酒（大厨与同席的友人熟识），我趁机请教此菜的来历和做法。大厨对我这个来自远方的客人分外热情，他口才极佳，说了许多臭鳜鱼的前世今生。依稀记得，鱼是选用当季肥嫩的二斤左右的桃花鳜，

用猪牛肉卤腌制，传统手法烧就。只是现在腌制的时间越来越短了。问到具体烹法，大厨笑而不语。

臭菜是物质匮乏年代的产品，各地都有，共同的特征是“闻着臭吃着香”。擅持家者为了耐存长食，将一次吃不完的食物腌制，星移斗转，食物酵变，产生异味，继而成为独步天下的绝品，无心插柳之举，成就了一段段庖厨佳话。

所用的材料，无论粗粝还是精致，煎炒还是焖炖，既成菜肴，首要的是好吃，脍炙人口才能代代相传。臭鳜鱼无疑是荤类臭菜的代表作、佼佼者，名头着实响亮。

鄙乡绍兴，过去也盛产臭菜，如苋菜梗、臭豆腐、霉千张、鳜鱼、糟鸡，醉蟹，等等，不说，“乡愁最是不堪提”。

之后在广州也曾吃过一两次臭鳜鱼，完全没有了惊艳的感觉，失去了向往的味道。

等退休了，心无旁骛，认真写一写“吃”。

## 惦记扁担

□林延军

以肩膀为舞，以锄头为伴。静卧在墙角边的那一根扁担，在斑驳的光影里，被农夫惦记。

在葳蕤的庄稼地里，它被荡漾的金黄色包围，然后落在田野，落成乡村的雕像。

挑水、挑粪，挑青菜、挑萝卜、挑沙土、挑砖头……粪箕和箩筐藏在奔波的方向，庄稼收藏着扁担的心事，扁担站立成乡村的烟囱。每一根扁担都肩负使命，每一根扁担都勇挑重担，每一根扁担都发出热烈的歌唱。

在我的故乡，扁担很忙。从春夏到秋冬，日子被扁担一担一担地挑出来，也被乡亲高高举起，然后落在肩膀上，挑起青菜的绿，挑起稻穗的金黄，也挑出火龙果的红心。

许多个日子，扁担从凌晨依稀的睡梦中醒来，一跃而起，又在乡亲的肩膀上打捞着月光。在乡村，扁担似乎听懂白天和夜晚的语言，在南方的贫瘠的红土地上摇曳出庄稼生长的姿势。

扁担像田埂上忠诚的卫士，穿过泥巴，一头挑着生活，一头挑着岁月，宛如太阳月亮一起担。寂静的生命，终将绽放出光芒。

扁担逐渐被乡亲们遗弃，它被机械化替代，只是，它永远留住乡亲的记忆。

从田畴中来，到城市中去。一根扁担在行走。新房子入伙的吉时，无数的人又挑起扁担，挑起彩灯和希望，用瘦削的身躯划开春天的颜色。

## 追忆郑克鲁先生

□张薇

我是郑克鲁老师的第一个女博士生，从师整整20年，印象中的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：不烧饭、不洗衣（师母承包了）；不爱鲜花，也不谈音乐、绘画，只活在学术的世界中，谈起学术现象和学界问题，两眼放光，激动时手指张开，手臂上下挥动；可一谈起别的，则少言寡语了，好像他就是为学术而生的。

20年前，郑老师的名声如雷贯耳，考他的博士心里难免忐忑不安。第一次拜见是在他的老家——延安中路355号的一套上海老式房子里，家具十分简陋，一溜排的书橱是家中最亮眼的风景，几乎占了居室的一大半。书橱里不仅有法国文学书籍，还有英美文学的经典作品和重要资料，而且以全集或文集为多，洋洋大观，特别整齐漂亮。郑老师圆圆的脸庞一直微笑着，一副菩萨面相，衣着朴素，儒雅随和，毫无大学者的架子，这立马打消了我的紧张情绪。谈话中，他询问了我的学术背景和将来的研究方向。这次拜见开启了我们

的师生之缘。

读博期间，郑老师鼓励我多写作，除了写毕业论文方向的文章，还写其他方面的论文。记得我在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上发表《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标准与审美标准》一文后，他很高兴，特地从学院的资料室借来读。郑老师是外国文学史首席专家，他所主编的《面向21世纪课程——外国文学史》影响巨大，我写了一篇书评，准备投给《外国文学研究》杂志，书评中对这部教材提了一个小缺点，当时惴惴不安地拿给他看，问可以写缺点吗？结果他爽快地说：“当然可以。任何一部教材或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，如果书评全写好话反而不客观了。”我心头一阵释然。

郑老师不仅关注综合性大学文学学院中文系学生学习外国文学，而且也关注向理工科院校的学生普及外国文学知识，为此他主编《外国文学简明教程》。我参与了该教材的编写，负责收齐各位编写者的文稿，郑老师细致地阅读全部文稿，并用红笔详

细批注，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着实让人敬佩！

2003年我博士论文答辩前，正值非典流行期间，气氛异常紧张。由于我回老家探望幼女，回到上海不允许马上返校，当时郑老师担心我不能如期参加答辩。我在嘉定区隔离了十四天后，顺利返校答辩，郑老师舒了一口气，师生同心啊。

在郑老师最后患病住院前一个月，我去看望他，听说我在研究卞之琳的莎学，他提供了许多卞之琳的信息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郑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曾与卞之琳共事，卞之琳是西方文学研究室的组长，他们经常开会讨论。卞之琳经常谈《布莱希特印象记》，谈1938年去延安，谈法国民印象派诗。郑老师认为卞之琳所写的莎士比亚的文章具有散文化的特点，有点像当时蒋和森写《红楼梦》的笔法，将理性分析和美学鉴赏融为一体，思路很开阔。郑老师赞赏卞之琳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来分析莎士

比亚作品，认为这样的分析才深刻。无巧不成书，在“文革”期间，他们曾是好邻居，生活了十个月，彼此交流更多。郑老师告之我卞之琳的治学方法、文学评论的风格和研究兴趣，并推荐我看《翰林院内外》，此书反映了中科院六位西学大师的故事，其中有卞之琳，被称为“蓝调的卞之琳”。这一切使我对作为学者的卞之琳有了生动而具体的印象，为我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感性资料。

郑老师退休之后依然每天去上海师大的文苑楼——后来搬至光启楼——工作，风雨无阻，昼夜伏案，直到疫情开始为止。他晚年主要搞翻译，他要翻完雨果的全部作品：“我喜欢翻译，译书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是一种享受；如有自认为译得不错的地方时，便感到一种快乐；译完一本书，我便觉得是自己的一个心愿，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，所以乐此不疲。”每日清晨，霞光照射着行走在校园中的他的背影；每天晚上，光启楼的青

灯映照着他的满头白发和红色的衣服（先生爱穿红衣）。几十个春秋，他在翻译中找到乐趣，不辞劳苦，一本接一本，早上翻一段，中午翻一段，晚上翻一段，每天三段时间。他孜孜耕耘，为世人留下1700万字的译著。

郑老师很懂得教书育人的门道，要求弟子做学问一定要踏实严谨，对一些学者的成就包括他的东西不能睡夸、乱吹捧，一定要认真去阅读，然后再评论，这样说出来的东西才实在、才有含金量，否则都是空话。他厌恶当今学术的浮夸之风和晦涩之风，提倡明白晓畅的文风，他指出目前学界的某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不知所云，艰涩难懂。

郑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的精神灵魂和译著、文学史书将永远滋养着后人，用他的话说：“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，不留下什么东西就什么也没有。人总是要死的，但我还想留下一些东西。”他如愿了，他的丰硕成果就是一座丰碑！

## 跌到谷底

□王鼎钧[美国]

人有个说法，理发可以改运，头发重生出来，一元复始。成都就有这么一家理发店，专为失恋的人理发，不收费用，店里挂满了跟失恋有关的标语，例如：“吃不到的醋最酸。”这家理发店的老板何以有此品味？莫非他也是失恋中人？

外面有一个运动，失恋的人在情人节这天透过做好事来“复仇”，口号是复仇，行为却是把情人从前送的东西捐给慈善机构义卖。人家送你的礼物，你以极低的价格把它卖出，这是对送礼的人表示藐视，旧物出清，房间空出来，心也空出来了。还有一些人请动物园把它们还给它们，动物园养了很多蟑螂做鸟和爬虫的饲料，去认领一只蟑螂，就有权利给这只蟑螂取个名字，失恋的人把恋人的名字给这只蟑螂……最后，动物园还给一张证明书！

现在还有人拿阿Q说事儿吗？可能没有了，这一代人已从上一代设计的“意缩牢结”中蜕出了，有新生的人观。王家卫导演的《重庆森林》有个说法，失恋后留下的情感是过期的罐头，5月1日到期的菠萝罐头，吃到4月30日晚上为止，第二天就不吃了。还有一个名词“爱情垃圾桶”，百百千人引用，失掉了源头。失恋以后，爱情变成垃圾了，你如果还把它藏在心里，你这个人就变成垃圾桶，当然马上倒掉！

理发，买蟑螂，无非是一个招式，表示“倒空”。不管改造还是倒空，都是成长的一个过程，成长并不停止，成败也没有定论，后面还有无数下文。有人认为失恋是站在悬崖上，只有跳下去。有人却对失恋的人说，跌到谷底，不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是向上。

## 月饼的甜味

□刘茉琳

“妈妈，到中秋就可以吃月饼了吗？”

临近中秋那两天，女儿这样问我时，我突然想起了香港电影《岁月神偷》里的小弟，他是那样渴望着吃月饼，眼前女儿的眼神一如电影里的他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，永利街上平凡的鞋匠一家，勤劳拙朴的罗爸爸，能干直率的罗妈妈，帅气懂事的天才大儿子，调皮捣蛋的可爱小弟，他们过着清贫却知足温暖的生活。可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家庭，就如大海里的一条脆弱无助的小船，命运中巨大的恶意始终暗暗窥视着这个家庭。

看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做鞋匠的罗爸爸，在家里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格外用心地亲手给妈妈做了一双鞋子，红色的皮鞋，厚厚软软的鞋底，鞋面上两只立体红花，罗爸爸甚至在红花下面做了个小矮空，说这是为了让罗妈妈脚上的鸡眼透气。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礼物更动人？接着罗爸爸说，你去医院看大儿子那条山路很陡，穿这双鞋脚就不会太累了。一瞬间，温暖浪漫的夫妻情深落进了悲剧的现实里：全家以为傲的大儿子身患绝症躺在医院里。

这是一部让人不敢看第二次的电影，生活太残酷，电影太真实。眼前女儿渴望月饼的眼神提醒我：被生活折磨得麻木了、人到中年的自己早已忘了许许多童年的渴望，可是在孩子心里，月饼依然充满魅力，这又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我决定不要太早满足她，要把关于月饼的仪式感延续下去，告诉她她要到中秋才能吃上月饼。女儿不情愿地噘起了小嘴，那小样像极了《岁月神偷》里小弟为月饼生气的情节——

坐在家门前的院子里，罗妈妈拿出好几盒月饼，小弟在旁边紧盯着那些月饼直咽口水，却眼睁睁看着妈妈把一盒一盒月饼都安排了打点送人，清贫的生活容不得半点奢侈，小男孩儿的眼睛从惊喜、渴望、失落到最后徒留喜悦，当妈妈说还剩下两个月饼，一家四口正好每人半个的时候，小弟彻底愤怒了……

岁月如神偷，人间万物，都难逃这命运，罗太太穿上红皮鞋之后说的那句话常在心头萦绕：“一步难，一步佳；难一步，佳一步……”生活再难，一步一步走下去，总有一半佳。也希望女儿心里总能记得童年吃过的滋味迷人的月饼，愿这甜味能在你心头，护你一生。